

江山为重

● 赵锐勇 周粟 著

● 浙江文艺出版社

陈元龙 (魏宗万)

康熙 (许还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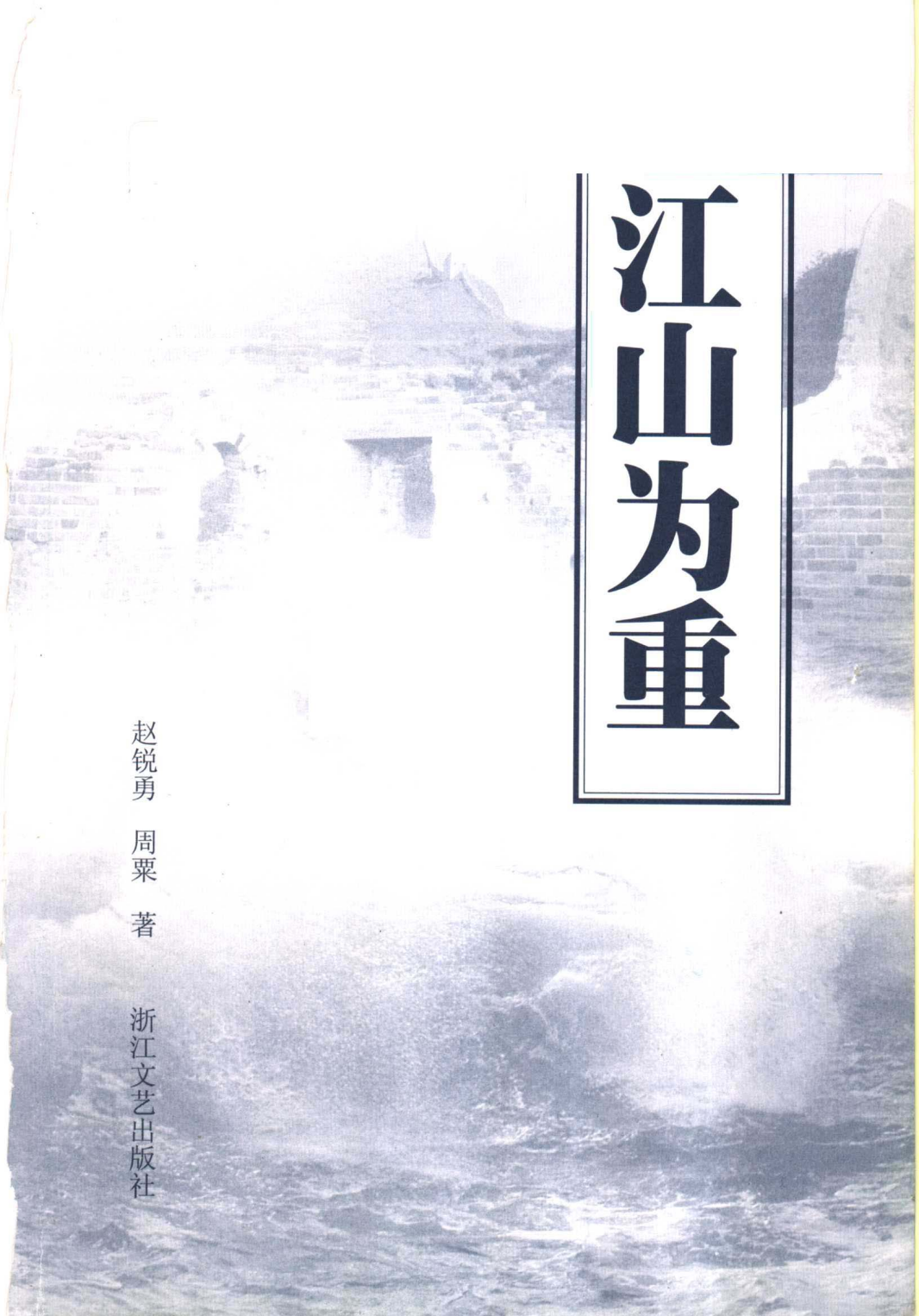
乾隆 (吴京)

雍正 (刘冠雄)

吕四娘 (范冰冰)

同名电视连续剧正在全国热播





江山为重

赵锐勇
周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一箫

封面设计:樵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山为重/赵锐勇,周粟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10

ISBN 7-5339-1528-3

I. 江... II. ①赵...②周...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359 号

江山为重

赵锐勇 周粟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57 千字 插页 2 印张 22.375 印数 00001—10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528-3/I·1362

定价:32.00 元

前 言

大清皇朝留给后世两个千古不解之谜。一个是乾隆的身世之谜，一个是雍正的猝然驾崩之谜。

于是，有关这两个历史之谜的传奇故事，几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吕四娘刺雍正，其悲壮惨烈，令人扼腕叹息。雍正的陵寝至今未曾打开，就使这一切更添悬念。世人渴望早日知晓墓中沉睡数百年的雍正是否真的装着个金头，以验证当年吕四娘为报仇雪恨是否真的砍了雍正的头。而乾隆，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是海宁望族陈阁老陈元龙之子。原由是雍正以女换陈阁老之子。此子后深受康熙宠爱。康熙传位不但看儿子辈是否能胜任皇位，还要看孙辈能否青出于蓝胜于蓝，从而确保大清江山百年昌盛，世代相传。雍正因此而得以继承帝业，所换之子弘历，登基后，史称乾隆皇帝。据载，乾隆曾六下江南，四次都驻跸海宁陈家，并为陈家亲笔题下“双清草堂”（与“双亲”谐音）等匾额，还多次下旨为海宁免征赋税。

这部作品参考了众多民间传说和有关历史记载，是一部历史传奇故事剧。作品着重塑造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和陈阁老、鱼娘等人物形象，尤其是用浓墨重彩刻画了一个中国的“哈姆雷特”——青年时代的乾隆，一个希腊式悲剧女神的形象——被遗弃的格格，雍正之女鱼娘。通过对乾隆与鱼娘的爱情悲剧的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经受着善与恶的煎熬，爱与恨的搏斗，以及虽贵为天子、格格，却始终无法主宰自己的爱情的刻骨铭心的悲哀和

痛楚。在作品结尾，陈阁老忍痛下毒废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陈邦国，用血泪写下“江山为重”四个字时，一种为社稷江山忍辱负重的悲怆和崇高感不禁油然而生。这一切不禁让人掩卷沉思：大清江山在康乾年间出现的太平盛世，又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呢？

这部作品问世之时，由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浙江长城影视公司投巨资联合摄制的同名长篇电视连续剧在海宁盐官镇陈阁老故居隆重开机。全国各大电视机构闻讯，纷纷抢购该剧的播映权。读者和观众由此对康乾年间的这一段逸闻会有更深的理解。

2001年9月

目 录

前言/1

一/1

二/26

三/52

四/76

五/97

六/120

七/142

八/163

九/183

十/206

十一/230

十二/253

十三/278

十四/300

十五/324

十六/347

十七/371

十八/396

十九/420

二十/445

二十一/471

二十二/493

二十三/516

二十四/539

二十五/561

二十六/589

二十七/616

二十八/639

二十九/663

三十/685

1. 太和殿。

康熙在铺着大红地毯的龙座高台上由于激愤而来回踱步，忽转身虎视眈眈地盯着跪在殿上的太子胤礽。

众皇子和众大臣垂首而立，恭听圣训。

康熙威严地说：“你已经被朕废过一次了。朕之所以重立你为太子，是虑及你聪明俊秀，能文能武，你让四阿哥胤禛递的请求挂帅出征准噶尔以平定边疆之乱的奏折，使朕感动了。你身被囚禁，并无万念俱灰，还惦记着皇阿玛的社稷江山，所以，五个月以后，朕复立你为太子……”

胤礽跪着，显露出绝望的犹似困兽突笼般可怖的仇恨，或许这种仇恨既是对着康熙又是对着自己的。

“可是你没有谨记皇恩，思过悔悟，”康熙长叹一声，语气更为严厉了，“而是故技重演，野心复萌，结党营私，阴谋百出，什么坏主意你都想得出来，什么坏事你都干得出来！措置反常，简直像一个疯子！在木兰围猎，你敢窥探朕的帐篷，居心叵测，暗藏杀机，朕还没有老糊涂，今日不再次废黜你……”

康熙边说边悄悄地打量着他的儿子们，但见一个个阿哥暗藏着喜悦的神情，唯有胤禛不露神色，只是垂首恭听。

康熙接着往下说：“……不废黜你，朕却要为你所废黜！……朕生有三十五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有二十个吧，能继承朕之王业者，

难道只有你胤礽一人？武能盖世，文能治国，德能服众者，不下七八个皇子，就你一人有能耐，嗯？……”

十四阿哥胤禵蓦然充满希冀地望了康熙一眼。

唯有胤禩老实巴交地伫立着。

“古人云，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康熙瞄了一眼胤禩说，“这句话，皇阿玛今日当着众大臣的面，送给大小阿哥们，皇位显赫，但不是争的，更不是靠阴谋来夺取的，是上天赐予的！是爱新觉罗的祖宗的英灵选择你的！是你的道德品行符合帝王的大智大圣而决定的！”

众大臣们信服地微微颌首。

至此，康熙才觉得有点累了，朝陈阁老说：“……陈阁老，你代朕颂旨吧。”

老太监引陈阁老走向高台。

跪着的胤礽缓缓地卸下戴在头上的太子冠……

胤禩下意识地盯着胤礽手中镶着一溜儿明珠的太子冠。

陈阁老打开圣旨宣读：“太子胤礽，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专擅威严，纠集党羽，阴谋篡权。即废皇太子位，拘禁思过。钦此。”

胤礽把太子冠抛还给龙位台上的康熙，似疯似癫地嚷着：“哈哈哈哈哈，皇阿玛，我的皇上，你废了我胤礽，你这么多儿子就不会来争夺你的皇位了吗？哈哈哈哈哈……”

带刀侍卫冲上，倒拖着胤礽而去。

胤礽仍在歇斯底里地喊叫着：“皇位，你的皇位……说什么皇位显赫，但不是争的，更不是靠阴谋来夺取的，是上天赐予的！这是帝王……”

康熙气得浑身打颤。老太监担心地望着康熙。

胤礽还在歇斯底里地嚷嚷着：“……帝王人家的掩饰之词！爱新觉罗的祖宗的英灵选择的是我！是我！是我的道德品行符合帝王的大智大圣而决定的！……”

胤禩这才抬头沉思般地望着被拖押走的胤礽。

2. 紫禁城全景。

依旧回响着被废太子胤礽的声音：“哈哈哈哈，皇位，你的皇位……这是帝王人家的掩饰之词……”

3. 宫中道上。

老太监颠颠地朝太医院走去。

刚好四阿哥胤禛迎面走来：“哟，高公公，上哪儿去呀？”

老太监咕咕哝哝地回说：“上哪儿去，能上哪儿去呀？万岁爷早朝下来，被二阿哥那几句话气得，唉！什么这是帝王家的，嗯，掩饰之词，啊，什么话呢！没说的啦？这会儿，老奴，嗯，不上太医院能上哪儿去？……”

胤禛半搀扶着老太监说：“高公公，您走好、走好。”

老太监感动地问：“四阿哥，你也从太医院来？”

胤禛点点头：“是啊是啊，侧福晋钮祜禄氏怀上孕了，想请太医令去探探脉象。”

老太监连忙奉承着说：“老奴这不是又给四阿哥道喜了不是。嘿嘿，要替万岁爷生个好孙子啊！懂吗？啊，雍王爷，留点儿心啊，生个好孙子，比万岁爷生你们……嗯？不说了不说了，说这些干吗、干吗呀！不说了啊，嘿嘿。您走吧，老奴、能、能走动，回、回吧，嗯，回吧。”

胤禛听出话中有话，连忙拉住他，问：“老公公，皇上……”

老太监闪烁其词地回说：“四阿哥，别问老奴啊，老奴这儿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啊，万岁爷不是说了，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吗？嗯，四阿哥是聪明人，好好地琢磨着去吧。”

老太监挥一挥拂尘，又颠颠地朝前走去。

胤禛望着老太监远去的背影，不无心计地高声说：“高公公，有空，上我那儿喝盅酒去。”

老太监一听，忙喜盈盈地转过身来问：“哎哟，喝酒？都有什么

酒来着？”

胤禛说：“山西的杏花春，绍兴的十年陈花雕……”

老太监高兴地说：“那就喝杏花春吧。”

4. 御花园。

康熙持剑与弘时对刺，没两下，康熙就把弘时的剑击落在地。

康熙爷的十几个孙子忽然哄笑起来。

弘时嗫嚅地喊了声：“皇爷爷……”

康熙严厉地喝道：“把剑拾起来！”

弘时战战兢兢地去拾回地上的宝剑。

康熙打量着弘时，问：“是哪个王爷府的？”

孙子们喊着：“雍王府的！”

“是胤禛的儿子，叫什么呢？”康熙又问。

弘时回着：“弘时。”

康熙突然说：“举剑。往皇爷爷的胸膛上刺！刺呀……刺！”

弘时只颤颤地举着剑对准康熙的胸膛，欲刺未刺。

孙儿们又哄笑起来。

康熙利索地打掉弘时手中的剑。

弘时吓得忙跪了下来。

康熙恼怒地盯着弘时，训斥着：“胤禛怎么生了你这样的儿子，没一点儿皇家气概！你这么懦弱、无能，长大了能干什么，啊？爱新觉罗的江山，是你们的祖宗从马背上打下来的，也是皇爷爷在马背上保下来的，这个道理，难道你的父亲没有告诉你吗？”

“皇爷爷，我怕。”弘时怯生生地抬起头来。

康熙响亮地喊着：“还有怕死的吗？”

孙子们一齐舞剑向康熙杀来：“没有了！皇爷爷，接剑！”

康熙这时才欣慰地一笑，奋力迎接十数个孙儿的进攻。

弘时站立一旁，流着悔疚的泪水。

5. 雍王府。后院凉亭内。

老太监和胤禔对饮着。

胤禔正在劝酒：“喝，公公再喝、再喝。”

老太监品尝着酒，不断地点着头：“不错，这杏花春不错，奴才鼻子不灵了，但能、能喝出香、香味来，啊，这酒没五年八年的，没这个醇醇的香啊，是不是？”

胤禔从袖内取出一颗硕大的祖母绿宝珠送到老太监的面前：“公公，您瞧瞧，您的鼻子儿不行，可眼睛还明亮着呢，瞧瞧，是不是祖母绿啊？”

老太监接过珠子，爱不释手：“哎哟，好讨人喜欢哩。万岁爷，也藏着八九颗哩。……嗯，八成……八成是祖母绿这玩意儿……哟，还挺好玩的呢！”

胤禔连忙说：“公公喜欢，那就藏着玩玩，嗯？”

老太监继续把玩着宝珠：“玩玩、玩玩，你瞧、你瞧，老奴玩了一辈子，还没玩过这么大的呢！就不客气，啊，玩几天，不多，玩几天。”

胤禔说：“公公玩腻了，咱们再换一个玩玩。”

老太监把珍珠藏进袖内：“老喽，也玩不了几天喽。”

老太监神秘兮兮地用手示意胤禔附耳过来。

胤禔凑过身去。

老太监说话忽然利索起来了：“万岁爷选立太子，传承皇位，不但要看他老人家的儿子辈，还要看老人家的孙子辈，也就是说，不但要考察四阿哥您本人，还要虑及您的儿子、小阿哥啊。”

胤禔边听边琢磨着：“哦、哦。”

“这叫做，江山千秋传，百年兴隆业啊。”老太监继续指点迷津，“你说，万岁爷是越老越圣明了吧？”

胤禔显得有些心思紊乱：“那是、那是。”

老太监压低本来就嘶哑的声音告诫着：“四阿哥，快为万岁爷培养个好孙子啊！老奴玩你的这颗宝珠，嘿嘿嘿，也就玩得开心喽，嗯？嘿嘿嘿！”

这时，传来了弘时的哭声。

“怎么了？弘时，你出来说话。”胤禔朝隐在花树后的儿子喊着。

弘时哭泣着抹着泪水走上前来：“皇爷爷骂我不敢与他比剑，骂我懦弱、无能……”

胤禔失望地放下酒盅。

老太监也失望地望着弘时。

弘时哭道：“我是个不中用的东西。呜呜呜……”

6. 钮祜禄氏侧福晋卧房。

太医令给钮祜禄氏侧福晋诊了脉：“恭喜王爷，贺喜侧福晋。侧福晋怀的是一个小王爷呢。”

钮祜禄氏笑着：“是吗？”

丫环们屈膝道贺：“奴婢们恭喜侧福晋了。”

7. 雍王府。后院凉亭内。

胤禔忍住恼怒：“不哭了。皇爷爷骂你，是为了你好。回书房去，既然你身子单薄，武不能为国效力，也可以为天下德治而尽力嘛。”

老太监附和着：“那是、那是的。自古，几人是文武双全的呢？”

一丫环兴冲冲奔来：“启禀王爷，太医令给侧福晋主子诊过脉象了，恭喜王爷又有了小王爷了！”

胤禔大喜过望：“哦，是吗？哈哈，高公公，你听听，雍王府又要添小王爷了！”

老太监也非常高兴：“我说哩，这不是就应了万岁爷的那句话，‘无心插柳柳成荫’吗？嘿嘿嘿！”

一墙相隔，两个庭院——雍王府和阁老府。

8. 雍王府门前。

胤禔亲送太医令上轿。

太医令躬身相贺：“下官再次贺喜王爷，不久要喜得小王爷了！”

胤禛拱手相谢：“得老太医吉言祥语，日后定当重谢、重谢。”

陈阁老的大轿从街那头抬来。

陈阁老撩起轿帘，看见了胤禛和太医令，忙喊：“停轿！”

太医令正在道别：“王爷请回，卑职告辞、告辞了。”

太医令正要撩开轿帘上轿，传来陈阁老的招呼声：“太医令留步、留步！”

太医令抬头看见陈阁老喜颠颠地朝他走来，忙躬身：“卑职拜见阁老！”

陈阁老：“免礼、免礼。”

胤禛行走上前去：“阁老要请太医令去府上探病？就在隔壁，太医令无妨辛苦一趟吧。”

陈阁老笑着说：“哈哈，哪里是探什么病呀！雍王爷没看见老夫还健朗着呢！说来二位别见笑啊，老夫，嘻嘻，这把年纪，想不到夫人又怀上孕了呢！嘻嘻嘻嘻！”

胤禛不无嘲讽地说：“那越发要恭喜阁老，贺喜阁老了！”

陈阁老幽默地回说：“惭愧，惭愧啊！”

9. 陈府。陈夫人卧房。

太医令给阁老夫人搭完脉转过身来。

陈阁老忧虑地盯着太医令：“怎么，还是……这个样，嗯？”

太医令微笑地点点头：“阁老老年得一千金，这不也是值得可贺可喜的事情吗？”

“那是那是。”陈阁老强颜欢笑，忽而认真，“看准了，就不是儿子？”

太医令打趣着说：“阁老返老还童，精旺力健，不急、不急啊，辛

勤耕耘，必有所获嘛。”

陈阁老捋捋胡子，显得信心十足：“那当然、那当然，锲而不舍——”

太医令连忙接口：“金石为开呀！”

“对、对、对，西出阳关，紧打马鞭，才行哦！”陈阁老笑容可掬。

两个白髯老人乐呵呵地大笑。

10. 雍王府门前。

王府侍从们架梯拴绳挂起了两盏大红灯笼。

丫环们来凑热闹：“嗨，大哥们，我们侧福晋说了，今晚上生下小王爷来，每个下人赏二两银子呢！”

一个爬上梯子的侍从说：“那敢情好啊，要是侧福晋一下子生个双胞胎小王爷——”

一班人高兴地欢呼：“我们就有四两银子了！”

“要是侧福晋生下来的不是小王爷，我们就没有银子赏了？”一个傻愣愣的丫头蓦地说了句扫兴话。

侍从们骂着：“呸呸呸，乌鸦嘴！”

丫头们斥道：“乌鸦嘴，你不要命了你！”

爬上梯子的侍从连忙打圆场：“看在二两银子的分上，咱们也得让侧福晋生儿子呀！”

忽一阵大风吹来，把刚悬挂上的一盏大红灯笼吹得飘来飘去，另一盏大红灯笼从另一侍从的手中吹跑了，被风卷上了天空……

大家嚷嚷着：“快拉住绳子，拉住绳子！”“这风从哪儿来啊！”

11. 雍王府。后院林中。

大风卷起一团团的落叶。

在像尘沙般飘扬的落叶中，血滴子杀手们正在准备接受胤禛的检验。

血滴子们在运气，打拳：“嗨！嗨！”

血滴子们在舞刀对杀：“哈！哈！”

胤禛在侍从的簇拥下慢慢走来。

紫虚道长飘忽忽地走到胤禛的面前跪拜道：“血滴子首领紫虚叩见王爷！”

胤禛一改本来持重、平静的神态，双目喷射出鹰隼般的凶光：“开始吧！”

紫虚道长：“噓！……准备——”

血滴子杀手们齐声吆喝：“忠于雍王，平定天下，死于血滴，永不背叛！”

紫虚道长宽袖一拂：“开始——”

血滴子们表演了枪、刀对打功夫。

胤禛一脸满意的神情。

紫虚道长继续在发号施令：“天地神器，血——滴——子——”

风吹动树叶纷飞。

突然，血滴子们四散隐身树丛中，嗖嗖嗖，无数个血滴子利器从血滴子的手中携带着旋转的白光从四面八方飞向空中，将满天飘飞的杂色秋叶压回到地上。

胤禛大喜：“好！”

紫虚道长恭维道：“王爷有这支血滴子队伍，何愁不威震朝野，名震四海呢！”

血滴子们又拥到胤禛面前，高呼：“忠于雍王，平定天下，死于血滴，永不背叛！”

胤禛夸赞道：“嗯，好！功夫无限，还需努力啊！”

血滴子们齐应：“噓！”

大风又卷起了落叶——

12. 雍王府门前。

独臂老尼挟带着一股旋风仿佛从半空中落下。

丫头们依旧对着手忙脚乱拉扯着风中飘飞的几只大红灯笼的

王府侍从嘲讽大笑不止。

独臂老尼合掌念道：“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侍从和丫环们看着独臂老尼。

一侍从恼怒地斥道：“老尼姑，你来干什么？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嗯？这是你化缘的地方吗？”

老尼笑笑：“善哉、善哉，三千世界皆吾佛土，天上天下尽我所见，阿弥陀佛！澄静清明，慧人闻道，请雍王爷出来说话……”

“她说什么呢她？哈哈，叽里咕噜什么呀，”一侍从不屑地说，“我们王爷没工夫听你尼姑唠嗑，走走走，没见人忙着吗？”

独臂老尼依然在念叨：“阴风徐来，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中浊，浊水浸沉王府啊！……”

侍从们大惊：“老尼姑，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府上侧福晋快生小王爷了，你这个倒霉的尼姑，哪儿不好去，来这王府扫我们王爷的兴啊，嗯？”

丫环们冲上：“呸呸呸，你这老尼，连自己的胳膊都弄丢了，还什么浊不浊呢！”“快走开，走开！”“走开呀！”

几个侍从喊着“上、上”，冲上欲打独臂老尼；独臂老尼倏忽升空，侍从们碰撞在一起，被弄得晕头转向。

侍从和丫环们又气恼又害怕：“啊、啊？……”

独臂老尼更开心得不行：“佛说，诸众生不信法，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且法无常法法无定法，以善为法，以恶为不法……阿弥陀佛！”

独臂老尼轻轻扬起臂膀……

侍从、丫环忽然发现四只大红灯笼随风飘远了，不由急得大喊大叫：“啊！灯笼、大红灯笼！”“在那儿呢！”“糟了，糟了！”

独臂老尼举手空中：“无回无来无升无沉无上无下无远无近——回来吧——”

众人呆呆愣愣地看着天边的四只大红灯笼徐徐地飘落回来了。

独臂老尼：“无喜无忧无福无祸无求无待则无踪无影也！”

侍从和丫环们傻眼了：“啊！……”

13. 雍王府。后院林中。

紫虚道长放出了一笼鸽子。

鸽子一只只飞向空中。

血滴子们祭起血滴子利器，倏忽间，一只只鸽子坠落下来，噼啪啪地落在铺满树叶子的地上。

紫虚道长向胤禛拱拱手：“王爷，请看——”

胤禛看去，见是一地的被割去头颅的死鸽子，在每一只断头的死鸽子旁，都有一片呈梅花状五滴血印的树叶子。

胤禛捋捋胡子，缓缓地说：“紫虚道长，本王爷请你来，不是让你们来打鸽子玩的吧，嗯？”

紫虚道长会意地点着头：“喳！奴才们明白。”

这时，有侍从喊着“王爷，王爷”急急奔来。

“什么事这等慌张，嗯？”胤禛忙问。

侍从跪下，喘着气回禀：“奴才们正在门前张灯结彩，迎候小王爷降临世上。可是来了一独臂老尼，信口雌黄，要见王爷，正在门口捣乱呢！”

胤禛气愤地说：“嗯，有这事？”

“王爷，我们不打鸽子了。……走！”紫虚道长带着一帮血滴子急奔门口而去。

14. 雍王府门前。

侍从和丫环们正在高兴地喊：“看，飞回来了，飞回来了！”

独臂老尼打坐着口中念念有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四盏大红灯笼飞向门楼廊檐，突然一阵大风吹来，把四盏大红灯笼的红绸吹落下来，飘扬而去——

倏忽间，四盏红纱灯变成了四盏白纱灯在风中摇晃着。